左海文集

左海文集卷八

福州陳壽祺恭甫

西湖講舍校經圖記

嘉慶辛酉季秋余請假歸明年吾師阮撫部自越招之講學敷文書院不果往又明年春乃至書院在杭州鳳山門外萬松嶺顛患嵐氣之濕蒸中人也師為假館于孤山之椒西湖之濟所謂詁經精舍者於月課精舍生宜西百餘步為　文瀾閣得借讀所未見書其夏師選校官及高才生十有六人採唐以前說經文字親授義例纂為經郛數百卷屬稾具壽祺與

編校焉輒稽合同異以竢吾師之審定日寢饋六藝
中弗暇遊亦弗暇吟咏也時座主文侍郎師爲學使
者壽祺亦恒以閒請業綿力薄材聞見黔淺幸乃親
經師人師陶化染學復因與邦之賢俊往來論辯非
古不述蓋所以長神智者多矣不遊越余何以得此
哉吾聞造物清淑之氣其精散於萬物其大者在地
爲山川在人爲文學山川庸衆所共也文學士君子
所獨也然庸衆者日遇山川旣無以發其奇而士君
子者之遇山川往往第評風月摘花卉而已抑猶未
足以盡文學之事也雖然有其地患無其人其地其

人在是矣而又不得其時則山川與文學二者卒莫能以相湊而況異鄉羈旅之賓胥疏江湖之上人事不常有物曳去然則經歲之萃處惡可謂非天之所以私我者乎於冬將還　朝也作西湖講舍校經圖示毋忘師友之益有好我者詩以寵之

留香室記

留香室者浦城祝東巖郡守藏書之所也嘉慶庚午辛未閒東巖與同里祖侍郎校刻邑中遺書延長樂梁茝鄰儀曹佐其事已版行者宋楊文公武夷新集以下廿餘種皆其鄉先正也他書續得以次剞劂藏板於是室而介儀曹屬余記之余未嘗稔東巖然視侍郎儀曹所與信東巖之有志乎述古也吾鄉藏書之家宋莆田鄭樵林霆外方畧作萬卷樓方漸作富文閣方千寶作三餘齋並見莆陽比事明福州徐興公有汗竹齋藏書目近晉江黃俞邰有千頃堂書目

而林康原中書李康山巡撫何述善上舍鄭昌英茂才其家所儲庋皆閎富雖百年之間聚散不可期然而文人學侶偶從市廛收獲其善本一二猶相詫示引重況其夥乎頃余友李秋潭何梽海兩家所藏各不下十萬卷斯亦足以自雄矣頃余獨不解者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鄉鋟板以達四方蓋十之五六今海內言校經者以宋槧為據言宋槧者以建本為最閩本次之建本者岳珂經傳沿革例所稱附釋音注疏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十經世謂之十行本是也

閩本者嘉靖時閩中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所校刊是也又有廖瑩中世綵堂本爾雅惠棟校宋建安本禮記正義藏曲阜孔家尤人間希遘之寶而詢之鄉郡罕有能舉其名者諸家收藏亦尠宋槧甲部若是無論他籍其故何也豈非有善刻無善繼聽其遷轉磨滅而不復惜與抑物之廢興顯晦亦存乎時與數而不可挽與夫泉將閼必釃而瀹之火將熸必吹而煬之越人以孔翠珥門戸昆山之下以玉抵鵲齊紈吳綺荊揚之秔稻不脛而走天下積之富而流之廣也羊子之戈大林之鐘乙彝辛卣之器嶧山瑯琊

之碑甘泉未央之瓦五銖半兩之貨踰數千載猶尚有存作者衆而求者勤也東巖之於鄉先正其用心深且篤庸詎近名而爲之私盖亦欲積富而流廣作衆而求勤以久久其傳云爾昔人謂收拾遺書功比掩骼薶胔余以爲脩隆扶衰殆與存孤建祀同義往候官優生鄭天錫嘗議募疏刻書欲同志人人節衣食浮費以資成之頗其志雖大卒限於其力之所不及如東巖所爲不可謂小善而況侍郎張之儀曹冀之推是以旁求古人豈徒私其一鄉一邑而已請以是實爲昇俞積石之基可也

終吾軒記

郭慎菴先生作吏逾三十年治行循懿晚歸田里笠繖蕭然乃於于山之麓葺數椽取昌黎盤谷歌語眉其軒曰終吾吁先生之志何約而達也夫君子難進而易退鐘鳴漏盡夜行不休古人以爲大惑吾鄉之仕於中外者往往能不貪不辱不待懸車之年而去非獨其地負山帶川鈐裹於重灘複岡之奥其氣畜而固故其人戀故土抑亦鄉先生之遺教所以擩染之者深也先生于余外祖葦菴訓導爲族兄弟先生之弟書屏明府又與余先大父先考同硯席先生既

歸日偕里鄙諸老輩為文酒之遊先大父齒最長為祭酒相過從甚歡今先生年八十有五聰明矍鑠僅如五六十歲人余以子弟謁門數辱降德以教之覩其色睟然聽其言藹然蓋自余先大父墓草已宿其同游林丈敬廬復歸道山耆舊稍稍凋謝矣而先生卓然獨為漢申轅傷日月之不淹歎典型之未喪其使人益重黃髮之思也比聞先生以其廬之半為家廟而偃息斯軒朝夕掃除先人之左右其樂不倦於戲以是言終信乎其有終哉

記劉貞節事

貞節劉氏字芝娘閬縣人許字同邑郭景揚景揚故家子曾祖起元雍正初特舉賢良官江南徐州同知祖蔚優貢生旌表孝子郭氏中落景揚未娶丁外憂以毁卒女家祕之謀更媒女頗聞之語其女弟曰是毋我紿也吾若此命也有死無二而已於是毁妝自閉一室中足不踰閾越三年姑歿而祖姑猶存乃持婦服入郭氏奉祖姑自閉一室如女家初景揚與婢生子世昌棄之及是祖姑贖之歸使劉氏撫之晝夜操女紅以給今年六十餘世昌以藝傭能事其母然

貧且重聽故踰壯未議婚吾毋太宜人世昌族祖姑
也謂壽祺曰劉氏貞苦數十年矣老而莫爲代井臼
侍疴癢者何以勸節義安孤煢且如後嗣何旱其圖
之壽祺謹諾爲告於鄉士君子佽之金世昌乃娶婦

安溪李氏脩復祖祠㵎道記

安溪縣北有山巍然高大橫亘十餘里曰閬山陟其巔可眺海望見郡城東西二浮圖俯瞰衆峯在股趾下其麓有泉淙淙然流里許而成㵎數十里而南至湖市其一逕官堰至湖市之北過慈山刹合前㵎折而東南抵五珀清溪宫之麓入于藍溪藍溪之水于茲縣最巨而李氏祖祠在湖市兩㵎閒㵎水遶出其前後祠負癸揖丁後㵎之流屢折皆巽形家以是卜文明之驗故李氏自明以来世以文學勲名顯蓋古者頼有灌淮有王世族之盛與山川相繫非偶然也乾

隆中淫雨水漲隄圮淵徑達溪違其方戊子相國文貞公曾孫郁齋侍郎以憂歸里倡脩祖祠且議復淵道尋赴　闕不果嘉慶初侍郎之子鄉進士維霈乃與族人成之越三載復遭水決阤陷彌甚維霈之弟拔貢生維廸愀然憾之積年鳩資謀再葺鑿前匠之僨事也結茅淵側躬督之數月以辛未秋始壬申夏竣淵隄用固官堰并葺後淵之水于是循其舊而不涸是役也雖李氏一家之事然而衛宗祏之基宇肩父兄之志事厲族鄰之義尚綿子姓之嘉祥是可為敎孝弟慈者則也不可不貞之石以垂示來裔貢生

之族志正余同歲生也適余遊泉因屬爲之記

福州

文昌祠碑記

今上六年始

命京師立

文昌廟於地安門外因明成化故址既落成

天子親臨謁

詔下禮部太常寺議祀禮如制天下所在奉祠咸謹

福州城東北隅故有

文昌祠隘且庳不稱先是郡治東街有左翼副都統

廢廨比毀爲內教場毎肄武矢礮轟闐震損地仂民

病之既數載鄉人士請於大府以其地改建
文昌祠而衆任其役與財大府許之經始嘉慶十七
年季冬踰一年竣殿廡門塾咸飾左有樓祀魁星取
斗魁戴匡之義縻金錢七百萬有奇工節以庀事肅
以成是歲仲春吉日昧爽文武僚至祇飭牲醪登降
薦獻之儀既畢進瞻楹桷退察庭墉有變有翼國人
圖觀皆大悅伏維
文昌宣德理文進官賞善科名之士歸焉招威輔主
佐理滅咎刑法之權統焉天宗祈年登穀制祿財用
之源繫焉故樂汁圖徵以為天之五官會府春秋緯

以為四海之府守土之官宜天下之事也者衆也古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動必於天求端日星為紀經緯陰陽營攢用幣以祈福祥雪霜風雨毋有不時六沴共禦五趧来備我民人毋敢不敬事上下王祀百穀用成盼民用章家用乎康東越星紀之墟俊逸如林比屋為儒山盤海帶風尚淳悍天將昌是邦扶輿清淑之氣其文章功業庶民百物之所興繁乎各得其所大哉

神所陰相功與月令五帝五官抗庸刋貞珉垂千萬春

閩清陳氏二先生祠堂記

閩清二陳先生之祭於鄉久矣案淳熙三山志紹聖二年祝聖為宰侍郎晉之初擢制科第一歸邑人新其學作堂以祀其兄博士用之鄭居中記之政和中尚書黃裳復以博士解經圖像郡學先賢堂明始合祠二先生于邑之龍江書院而城南盤谷山之麓故有博士家祠明季書院毀移祀二先生于此清初仍之雍正十三年有司請帑葺治春秋肅事置其裔為奉祠生蓋六百八十有餘歲於今矣番禺居君莅政之始式觀人文以舊宇湫隘揆度數年乃以

嘉慶癸酉與邑士君子建合祠于其學明倫堂之後而二先生之所以食其報者益遠而光二先生負山海之靈奇探六藝之奧賾一門文學蔚然東南游荆舒之門而不損其介入高密之室而不乖其和博士所撰儀禮注考工記解詩書解論語解侍郎所撰禮記解義北郊祀典卷帙浩博惜多亡佚獨存禮樂二書昔先王節心導性別宜論倫體陰陽之撰類萬物之情即器以寓其法因文以求其義學校所以教廟朝所以莊驕佚奇衺所以禁澆競忿戾所以消布在方策人存政舉叔季以還典籍淪散有志乎古

者未嘗不欲蒐廢舉墜沿流討源以存三代之髣髴二先生尋絕學於將熄括經緯於萬端貫串乎形名度數之條發揮乎道德仁義之蘊遠紹賈誼曹褒河閒陽成之緒近攟崇義陸佃阮逸房庶之岐帝王之道粲爛成式儒者之業辨章舊聞斯誠典則之苑囿詁訓之圭臬功波天下馨聞百世豈不偉哉海濱綴學之士景二先生之流風餘韻將莫不鉤微言擘經術奮乎千載之下以丹青

聖作扶樹教化是亦二先生之志也夫

泉州清源書院先賢祀位記

古者學校祀先賢敎天下以興德右道也書院與學校相輔禮亦宜之泉州有清源書院始乾隆中太守陳侯之銓買施氏別業爲之其後累更賢長吏增餐錢拓黌舍厚勸士士因各奉賢長吏位於後堂以報厥功然乃孑然置徽國朱子栗主於東偏之樓而茲郡數百年以来傳道之先賢舉弗及焉徽國天下之先師也泉之先賢長吏所賓也諸長吏雖賢主道也褻於師曠於賓非所以尊德重儒風示多士之義也即亦非諸賢長吏所以興書院之本恉也諸生告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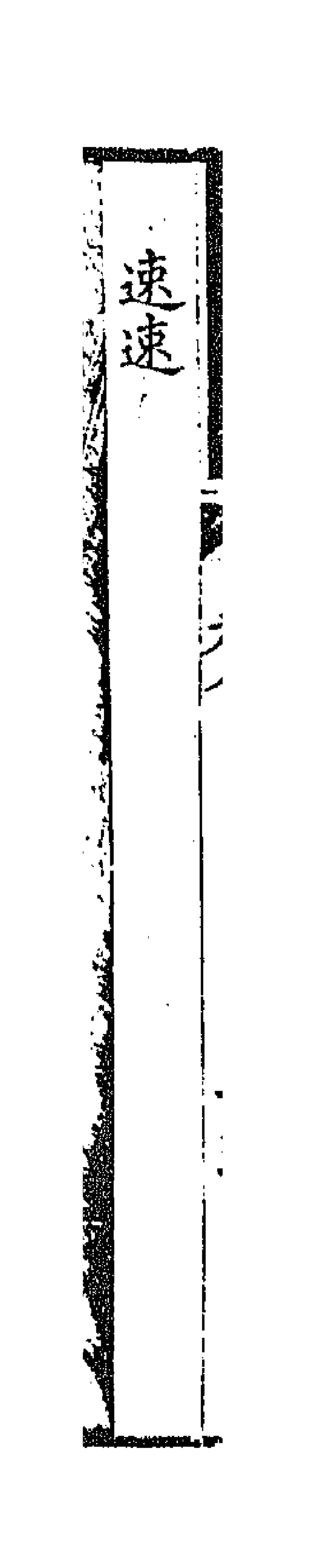
曰書院建不五十年傾圮且半數數爲路室候館和門庠廄蓋將四十年於今矣講肄之無所鼓篋之莫陳徽國有知其愀然靡安抑揆所由毋亦鄉者聲宗之典太簡郁菀之儀不修無以昭嚴翼故先生盍圖之余曰諾自余忝玆席且四載校執外與諸生言修身厲學不敢倦顧黯淺無以裨諸生諸生其多師於古益親以篤習於禮益辨於是謀於鄉士君子請奉徽國於東舍設像焉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菴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

位左右眉曰先覺祠又謹遷諸長吏位於後堂左室
而就故所設文昌位文昌主理文緒賞功善學者多
祀之蓋神道設教之義且重規制自今書院其勿為
路室候館和門序廄乎師其勿褻賓其勿曠乎議既
成余為請於郡將滿洲富公公曰善輒給貲俾作之
如議諏日安神粢醴馨潔令而後諸生約以月朔望
集具衣冠謁拜祭菜以時執事維恪課試有常揖讓
進退莫不凛神明鑒觀齋肅加敬高山仰止思與古
賢達為徒則惰慢粗厲之氣不萌詩書禮樂之情日
固而長吏之游其地者亦皆穆然於尊德重儒之不

可一日廢而務滋封殖之則所以助於學校之教豈微也哉遂為之記陷石壁閒後復有修舊振敝者將有取於斯

嘉慶二十年夏五月余作此記秋七月復致書於總督桐城汪稼門尚書撫部蕭山王南陔侍郎八月撫部輒徧檄郡縣令各刊碑書院永遠禁止官寓檄文幷錄於左壽祺自記

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
王札其府其縣照得各屬書院原為陶鑄人材培
育士林之地每年延師課講使之互相切劘以期
丕振文風該府縣自當實心經理茲本部院訪聞近
年來各屬書院竟有借為往來傳舍仕宦寄居不
特非尊師重道之義且使各生童肄業靡安亦非
所以興教勸學合行札飭札到該府縣立即遵照所
轄書院務須延請名師認真訓廸不得借作寓官
之所以致多士曠功一面刊立石碑永遠嚴禁愼
勿陽奉陰違有干未便仍將遵辦緣由具文報查



速速

清源書院祀産記

乙亥之夏余既與泉之鄉人士祀　朱子及諸先儒於清源書院顏曰先覺祠僉思所以永俎豆者而謀未集其年秋八月巡撫蕭山王公慨然念尊師重儒興教勸學之義則檄郡縣所轄書院不得假爲仕宦傳舍勒禁於碑而郡守天津徐使君適下車睹院宇穨敝則慨然議修葺焉明年夏五月竟捐俸營之五旬而竣葢清源自立祀位以来不數月而其地特肅不踰歲而其室畢新非賢大吏與賢有司之惓惓於尊道育材不及此而鬼神之德感召如響使人信肸蠁

之果不可以忽也於是同志咸相勸合二十餘人鳩金買市廛二區以其租息資祀事　文昌預焉歲董以四人每二人司半歲而止以次周而復始其出納之數春秋之期具於簿有事乎此者兼以時稽賬釁舍牖闥器械卉木所以防毀傷規久久也禮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學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朱子而下皆泉之故也自令以往春秋釋奠其勿替乎記又曰禮也者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夫因其財物以致其敬於鬼神而使民不苟則斯禮之所維繫也大矣作書院祀産記附書出貲姓名

於後倣　孔廟禮器碑陰例云

重修泉州安平石佛寺碑記

佛法行乎中國而象設興焉然而鏤玉刻檀勒丹青飾瓔珞金姿寶相耗靡天下則不如因山攻石離生滅而示靈泯色空而現相足以歷刼不壞者也吾聞龍門之山夾伊水東西辟間鐫石爲佛像無慮萬計往往後魏及唐所造而賓暘洞尤偉泉州石佛寺於龍門蓋百分之一耳然其示靈現相歷刼不壞則均也寺在郡之安平東南十里許岱山之陽宋嘉定間浮屠一菴睹石壁夜有神光異之募鑿三佛像高數仞因構寺焉元明屢興廢

國朝順治丙申海氛熾寺燼於兵燹而石像巋然獨存康熙丁丑庚子乾隆壬辰嘗三葺之踰四十餘年昔之丹刻翬飛今復爲積垣敗宇矣嘉慶丙子天津徐使君來守茲郡感神跡之息衍憫慧照之墮晦捐俸犛[illegible]施倡修善願庀徒揆日民咸悅來使君爲政善摘伏恤民隱有趙子都韓長公之風治泉十餘載泉人畏而愛之禮俗整齊海隅恬謐其於佛法辟猶仁舟之拯溺智炬之排昏也乃復酌遡源於法海耀慧日於康衢於以振積綱而維絕紐豈不偉哉既落成使君屬余言勒石因樂爲之記

福州江南橋記代

福州之南臺跨江故有浮梁元大德間頭陀王法助易以石曰萬壽橋橋之南又有小橋亦曰中洲橋即八閩通志所謂江南橋是也乾隆十有六年郡人何氏兄弟脩之嘉慶己巳夏溪水驟至潮壅江漲雙橋中斷紳士庀工而治乙亥橋復圮於水余時宰閩邑假海防同知乃謀更造於衆屬鄉之脩雙橋者梁君濟川董其役君度地面勢於是載巨石數百艘毀者新之罅者葺之傾者正之陁者平之北岸起中洲舖南訖觀音井舖釃門九為循八橋脩三十有五丈廣

一丈有四尺高二丈有四尺高加於舊址八之一雖遇水溢無患焉易危而安行者利之經始於是年冬十月明年秋九月竣厯金錢九千緡有奇皆施諸鄉之好義者橋成之二年乃記其事其捐貲姓氏附列於碑陰

福建布政使李君祠記

余讀漢史趙廣漢韓延壽蓋寬饒蕭望之王嘉諸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自古賢不肖異趣如氷炭不相入其勢固然乃若兩賢相遭而齟齬齮齕不至傾踣不止何與寬饒詆挫於有司望之譏搆於宦寺嘉見劾於馬宮夏侯勝諸儒卒皆抱忿自裁天下憐之至如長倩之劾趙韓抑又甚焉廣漢嘗持丞相禍由自作延壽直因蘭陵忌害陷以罪法是豈容賢重能之道耶顧蕭王處衰世故觸羅網趙韓蓋並值孝宣英主而同時殺三賢吏刑罰可謂中耶縣官不白其冤

吏民雖千萬人號泣守闕莫能籲請於朝報事殁世此尤漢臣之不幸已今李使君忠清正直横遭夭枉賴

朝廷神聖遠照覆盆閩人義尚犇賞不絕其情與蕭王同哀而其遇乃不啻過趙韓蓋等千萬也初閩中兩大府與使君皆從令長起躋高位督府錚錚彊介亦使君舉將也使君名頗出其右且骨鯁常廷爭督府行牘有所不可輒持不下必平反而後已以是數與督府忤會龍溪署令某不稱職使君為監司檄改教官使解印綬去令嗛之因雜摭公私計帳為陋

規誣使君受贓上書訐之衆長吏習府不之察遂與
撫府謀遽登白簡然猶與使君相慰藉久之
命下則使所屬吏叅鞫反覆駁摘數數連晝夜簿責
吏迎風指輒摧辱使君故儒者素剛重名節位尊而
見凌年且老不勝憤激遂自經死嗟乎李將軍一武
人耳尚恥對簿幕府自甘刎頸況使君乎春秋之義
爲賢者諱雖有一眚猶將覆蓋之不暇奈何讐貞良
以逞讒慝失休休之度而坐隳天下之寶也哉然使
君既死獄益急禾鏺而肉躪轢葛株蔓讞不可成疏

天子震怒　命二大臣往覆治當是時閩中人情匈匈上下同聲嗟悼奔走皇皇涕泣祭奠者踵接於使君之門同寮以下相與聘其喪優恤其孤不顧忌上官黎庶相與悲憤謗讟累月不可止於是士民數百人候天使至遮道訟使君仁賢願共建遺愛祠以報惠政天使以情入告案覈所訐無左驗於是制詔稱使君良吏清廉者再立黜大府重譴諸傾仄吏而雪使君之污嘉斯民直道之公獄竟伸而祠亦竟立嗟乎使君死誠過然非盛德有以不忘於人則鮑司隸舉幡太學之義安得見於身後非

聖天子明見萬里愛惜賢才則直不疑盜金之誣奚以辨而朱仲卿王稚子之廟食奚以遂邪此趙韓諸子之所飲恨於九泉而孝宣之所含垢於千載者也使君其足以不死矣祠在福州城南懷德坊其成也以嘉慶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始饗之日督撫以下畢臨祭鄉之人祇事不怠已屬余為之記其舍宇界址祀產條法及呈狀捐貲諸姓名則勒於他石使君嘉定人諱賡芸字許齋第乾隆庚戌進士嘗從詹事錢曉徵先生問業湛深經術令於越有循績舉尤異故相韓城大興今兩廣總督儀眞公咸重之

上親政初公卿察薦游擢守郡莅閩治如越不數年三遷至布政使駸駸畀節鉞矣惜不獲竟其用然而使君所伸固不以彼加此乃系以迎享送神之歌其詞曰

芳榭堂兮辛夷楣張雲幄兮山之陲靈下上兮薜峰乘夜月兮從文貍蕉黃兮荔丹雜蕙肴兮朝飧視我民兮依依薦蘋醑兮滌潛靈之降兮醉醻覡蹇睠兮嶺嶠槫桑升暾兮九幽晝燿佑福兮海隅鳴金鼓兮簫竽尸祝兮世世靈来歸兮康娛

漳州四營改建火藥局碑記　代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簡稽軍實精且備而火器爲用最重自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將軍礮攻堅陷銳所向無敵其後　京師特設火器營八旗漢軍設鳥槍營礮營其製造之法大曰礮有神功神威子母諸名小曰鳥槍曰銃曰火瓶火毬火箭弩箭噴筩其擊遠或鐵彈或鉛子均恃火藥以發高下有度輕重有等所及遠近有差工部設濯靈廠廠置石碾二百盤盤置藥三十觔爲一臺以供軍需及操演直省各營則馬步兵水師莫不習火器爲長技歲需火藥鉛彈皆

仰給公帑其收貯防護尤謹葢其用之重故守之嚴若是也漳州四營火藥局故在芝山之右仙洞頂百餘載於茲矣形法家言其傷地脈漳人病之案郡志郡之山自天寶来至望高山再起伏折而入郡治為芝山其左為日華峯山脈之要會也明季數遭毀鑿一陷於萬麻中奸民之掘塹再夷於崇禎間勢家之築館其既也塹填而亭興亭圮而局建識者以為大憾往太傅蔡文勤公議徙之未能也今鎮帥瑞安許公莅茲境咸濟愛宣方面靜息戎政每暇尋覽郡志戚然有動於中會四營以局損敝請修築公乃忼慨

言曰局之違其地非所以奠土宜也損敝而葺爲理
益非所以愼軍實也其謀更移而新之便其時適來
權兵備預公斯議樂與有成於是鄉士君子李廣州
戚以下二十餘人合詞以請達於布政司公牘駁覆
再三而後定擇地於城西隅開元寺側磨房山之顚
勢高以敞無湫墊之虞人煙之錯經始於嘉慶丙子
冬十二月竣於丁丑春三月糜金錢二千緡有奇爲
室二十有四其外東向者門屋一兩塾之室四守兵
所宿也南向者中左右三營庫局九營各三室也其
西東向者城守營庫局五其鉛子礮位夥故室亦夥

也中庭西向者廳事一左右室二以其近城守局宜宿守兵也室于庫局者中廣丈七尺旁各廣丈四尺崇丈有六尺八寸深三丈室于門塾者中廣如庫局旁各廣丈二尺崇丈三尺深二丈五尺室於廳事者中廣丈三尺旁各廣丈崇如庫局深如門塾繚以周垣脩七十一丈五尺崇丈二尺相度陰陽規橅次第則皆禀於公而成者也由是除戎器固軍儲復山形培地脈上以脩立經制下以恬安民物一舉而數善備微公主持之力不及此先是漳人買地及堙仙洞頂所費幾七百緡已而造新局恐不諳營制則以公

貲歸諸營公念鄉之工役繁邵之使備他用乃自捐俸爲之而仍以出自鄉洛報漳人德之今公移鎭天津漳人攀轅截鐙而不可得留然公之功波於漳甚鉅漳之人稱誦弗衰願託貞石以昭公功於百世也其是以樂爲之記是役奉檄監造者中軍遊擊蔡萬齡署中軍守備湯澄漳左營守備陳必陞右營守備王煇龍城守營守備蕭恭發董事者李廣州之子承豫暨工者把總鄭炳文書吏陳舫吳聯捷皆與有勞例得附書

泉州東嶽李長者祠記

爲人子孫者於其祖考詩書之澤樹木之栽猶將摩抄焉什襲焉愛護焉封殖焉雖閱世久遠而毋敢慢矧夫堂構垣墉之遺跡優然容聲之見乎其位者乎明安溪藍湖李長者森布衣好施賙窮卹匱葺郡縣治堂黌宮造橋梁寺觀施及他郡壓芥累鉅萬金天順中應詔賑南畿米五千石輸邊粟三千石英廟旌其義又率鄉之義勇從剿沙尤寇以多授漳州九龍嶺巡檢須之從本邑民請調源口攝永春德化安溪三縣事李氏祚胄蕃熾福基篤自長者於功德宜尸

祝勿絕長者故有祠縣郡郡東郊嶽祠則長者壹建以祀嶽神而緇黃奉公與黃夫人像於左右二祠為檀越者也後裔即於是恭桑梓焉每歲正旦及八月二十五日長者之忌族人畢至修祀事雲仍之成進士者旗於階下扁於楣行役過者出反必告祠而拜祠以外為李氏山山之外界族葬盜葬内界者斷遷碑於嶽口祠丁守之迄於今不墜其累世修葺則自勝國以來衢州同知瀾雲南按察栻父子繼之太常卿懋檜繼之嘉興知府仕亨平和教諭熺春父子繼之戶部郎中鳳鳴繼之　國朝乾隆中禮部侍郎宗

文卒五支繼之嘉慶中東旺鳩族繼之選拔貢生維
勉繼之道光初鄉貢士志正鳩族又繼之夫是祠也
非與夫宗廟宔祏等也然其累數十世兢兢若是者
何也庸非先人手足之所營魂魄之所睠有其舉之
莫敢廢焉者哉余考李氏家譜湖與郡之祖祠往昔
嘗遺兵燹再新惟嶽祠垂數百年無恙然則憑依神
祇肸蠁德馨意必有景光僷赫霓風陟降之靈異百
世而下仁孝之情洞洞屬屬如或見之不亦肅然增
其嚴恪乎孙文貞公有言子孫於祖譬草木於山山
之澤不涸故艸木不敝然盃自栽植茂翳以蒙覆陰

潤山之澤其愈長是言也誠李氏子孫之鏡也豈惟
䕫䕫一嶽祠哉貢士屬余文勒石因推述長者之積
慶與後賢之勤謹爲之記

黃石齋先生畫石記

米海岳硯山舊藏秀水朱文恪家朱茂暘閗德錄言其少子尚寶卿大定嘗出以贈石齋黃公公文恪門下士也以為先師所寶不敢受祇題斷句四章而去此幀公八分書自識云橅寶晉齋硯山圖法寫石齋齋中石蓋并海岳之石與圖目驗而得之也公生平喜畫松余嘗睹一卷夭屈離奇集中畫天下七松之匹惜不可售今購得是石圖亦足以仿彿公之奇骨矣幀之左旁及右下方有蕉林書屋及棠邨審定印二是嘗為真定梁相國所蓄云

附硯山攷

米氏硯山者南唐故物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硯山徑長尺踰咫前聳三十六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陂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流轉數士人家爲米元章所得米老歸丹陽也念將卜宅弟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垃江一古宅（原作墓誤据避暑録跋）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硯山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硯山

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蔡絛去米時未遠其言詳
晰可信葉石林避暑錄所記與之合而輟畊錄載
元章寶晉齋硯山圖記云此石久為吾齋硯山今
被紹祖易去一入渠手不得再見紹彭公真忍人
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尤復
不泯矣米之自記又何以指蘇為薛耶按鐵圍山
叢談云東坡公亦曾作一硯山米老則有二其一
曰芙蓉者頗崛奇後上亦自為二硯山咸視江南
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時嘗預名入萬歲洞至硯
閣得盡見之然則米易於蘇者固三十六峯奇勝

而易於薛者即其一之芙蓉峯耶輟耕錄又云嘉興吳仲圭爲余作圖錢唐吳孟思書文所書者即元章記是硯山圖元章與仲圭亦有二本也不知二圖同耶異耶不可得而稽也癸辛雜識及秋宜集歸田集云硯山後入宣和御府宋季歸天台戴運使覺民又歸太乙崇福宮張真人真人本戴氏子也王文簡居易錄及帶經堂詩話云硯山上有寶晉齋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舊在新安許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余康熙戊辰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後二

年復入都則又為崑山徐尚書購去矣文簡為檢討作長句又題絕句檢討亦有寶晉齋硯山聯句咸見本集是此石藏朱氏四世矣然未知即南唐故物耶抑米氏之芙蓉峰耶避暑錄言元章刻硯山下述所由來甚詳而王朱題詠皆不之及則文穆文恪所藏漁洋竹垞所見殆非三十奇峯之硯山也崑山之後恨末由尋其蹤跡耳

重脩福州東臺山忠惠侯廟碑記

福州城西有里曰元市有山曰東臺俗所謂鳳凰山也山之神禦災捍患禱雨叩晴功德被一方自五代閩建廟號安俗侯宋嘉定二年漕臣李泱以帥臣黃度所上神之靈響聞於朝賜額忠惠郡人林岊紀於石甚備民敬事之迄今罔替有祀田以供奉嘗俗號其神曰將軍因以號其山曰將軍山然不知神之故封固侯也

今上建元之初懷柔百神無文咸秩天下所在壇祠明德薦馨罔不降福二年鄉之父老葺新斯廟乃謁縣請

遣官春秋祭縣達之郡郡達之監司監司達之大府
大府咨之禮部旣而奉
命以春仲遣官列於祀典神之功德果百世不泯也
旣落成父老請余文之碑於是乎書

重脩建陽考亭朱子祠記代董尚書制府

古之好德也苟為其約之人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況桑梓之所敬恭者乎古之興教也千里一聖百里一賢猶或聞風而思其人或奔走而薰其德而況神明之所陟降者乎文公朱子之教被于海內六百有餘歲於今矣海內之祠祀之者莫不家喻而人曉庸獨私於閩哉然朱子生於閩而建陽者卜宅於是講學於是窆葬於是裔冑聚族亦於是則茲鄉之祠視它郡倍親而加謹也固宜案建陽考亭書院始自宋理宗命建以俎豆朱子本紹熙三年朱子

舊構祀孔聖及四子圖宋十賢像者也閱代既久數葺數摧　國朝康熙五十五年巡撫雷陽陳公疏請官捐重建今且百年完者復敗官斯土者未暇以謀上元葉健菴頃以巡道至謁祠下睹傾剝狀愀然傷之乃屬縣令估工詳請興脩于余余亟許之健菴復親往相度改殿廡前之道原堂為滄洲寒泉兩精舍舍各三楹東西向取朱子設教故名也堂去而甬道袤深則於中庭左右建碑亭二宏規制也其工費資於闔省道府州縣按廉俸分之得銀若干兩遴建寍司獄蔣恩培專司出納延武舉人蕭鉞候選訓導守

文光董其役經始於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六日明年三月十有八日竣請余紀之余維朱子始仕同安則祠故相蘇魏公知南康軍則祠周程二先生及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建白鹿洞書院知潭州安撫湖南則建嶽麓書院蓋平生之拳拳於前喆之師講業之會如此今雖風流不可即而其道百世彌光猶一日也健菴之先味道先生受學於朱子之門健菴復得遊朱子之鄉脩復祠宇以寫其仰止高山之思其事豈偶然哉抑余重有慨者近今學者治經多尊漢而卑宋右鄭而左朱君子或病之不知此好

古之士尊其所聞未可為病也若夫口仁義而心穿窬辭僞肝而行儀衍生於心害於政雖日誦朱子之言奚益世余之所甚病也閩之學者咸服其鄉先賢之書矣所患者解經鮮敢畔紫陽而行己或不盡宗徽國其弊也少陵長智欺拙貪毀廉狂非狷詐訐信薄悖忠枉惡直衷醜正端趨於市井而毒中於士夫余泰負保釐之重寄思有所風示以董正之而未得其要健菴乃能先獲我心條理井井於以扶正道而返閩學之舊不難矣今健菴方晉屏藩日膺　朝廷寵眷泰朱子之學而措之天下其功豈有丈哉余嘉健菴之

勤於好德而興教以帥其衆以為後之官斯土者守而勿失焉可也

重脩建陽朱子墓記 代

朱子自厥祖承事公南遷兩世墳墓皆在閩而文公於宋慶元五年庚申冬十一月壬申窆建陽唐石里之大林谷今所謂嘉禾里九峯山之麓是也文公卒後代加褒贈尊崇祠宇滿天下而塋地漸摧燬堂久廢碑仆礦圮雖朱氏宗族之任抑亦守土者之責也藩伯健菴葉君分巡是地席未煖議修考亭祠則欲並墓葺之而患工費之難也署麻沙縣丞何嵩關之歸以告其里人則或捐田畝或助材木或醵金錢得番鏹二千九百餘圓而傅文章之毋七十邨媼

撫孫二十餘年家非素封頗捐貲居五之一好善尤篤云於是林墓饗堂悉庀坊表更新視舊制加宏整焉復建九峯書院以教閭鄉弟子買膳田若干以其租供膏火及林墓歲脩祭掃之需俾書院司事與守墓賢裔迭理之始於己卯五月以庚辰二月竣君子謂是役也義矣閩嘉禾每歲輸賦先諸鄉無一人抗逋者風俗之美鍾於里閈固已異矣乃如脩墓一事雖婦人女子咸知感慕非先賢之教深入人心何以至今不泯也世有拜董傅之壟讀峴山之碑者是亦可以興感也夫屑是役者候選訓導梁揖貢生蕭金

林邦燮襄賞者又有生員傅德音龔異正南梁燦監生饒成章鄧振綵吳光喬鄧文瑛耆民蕭旭節母傅饒氏例得附書

重脩仙游金石書院記

仙游置縣肇唐天寶科第始於陳秘書乘文學始於鄭常侍良士父子名臣始於蔡端明襄端明再知福州以經術教人禮遇陳古靈鄭閎中等以風勸生徒古靈之壻傅少師楫從古靈游古靈稱之曰元通金石人也故後人謚其讀書之山曰金石今之金石書院其址也案省志縣故有書院曰養心在縣北神福觀側曰朝天在中兵街曰崇正在縣城外南三里曰會心在塔斗山曰樂育在善化里然不久俱廢獨金石書院自乾隆十四年令陳興祚酌糶常平羨穀以

其貲建講堂及左右齋其束脩廩餼閱今七十有餘載然出納頗詘久而益懈棟宇稍敝有司莫能興道光元年金匱杜侯釋褐抵闔奉檄權是邑潔已愛民政平訟理甫下車以為化民成俗莫先教學先教學非廓費舍厚養士不可於是捐廉俸為倡勸施於境內得番鏹八千七百餘圓易錢五百二十萬緡權子母貲諸生之課試高等者厚資鄉會試之偷於行者給院宇之有事歲脩者其餘財以買地建門廡前講堂左嚴澤堂且葺舊之朱子祠嘉蔭堂文奎閣新之用所不足追征常平逋穀以充之凡始事遂竣余弟

子王生捷南實左右之杜侯念群力經營之不易也復慮久遠而弛於人事也乃與邑人士規畫甚周錄文簿上之諸長吏勒之碑以垂罔替侯之為此可謂勤矣於乎世之嚮民社者視庠序為弁髦師儒為疣贅擲泉比者視精廬為傳舍鼓篋為芻狗故負笈之徒緱違城闕橫經之地鞠為園蔬如是而求興賢育德之方焉可得也侯拳拳於斅學不以遲速為一切之政毋亦思昔者蔡端明之所以教人禮士而慨然踵而行之乎邑人士咸求無負乎侯之德毋亦聞陳秘書鄭常侍傅少師等之所以斅學力行而皇然奮

乎百世之下豈特勉為一國之善士而已哉侯以書来請記余忝儀侯之善政謂可傳於永世也於是乎書

福州鳳池書院碑記代

古者天子大學有四小學亦四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六鄉六遂亦皆有學諸侯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周禮言鄉大夫黨正州長之教尚書傳言父師少師左右塾之典明堂位言魯有米廩序瞽宗頖宮之式盖邦國之設學廣矣後世由宋以來天下兼設書院以輔學校

清興揆文暨聲教遠踰前代海內郡縣學校外靡不各設書院多者省治或並建數區焉閩之福州自順治初復於奉天何布政中魁者曰共學書院康熙初

建於儀封張尚書伯行者曰鼇峯書院乾隆初建於安居王侍郎恕者曰考志書院建於吳運使謙誌者曰道山書院已而改曰嵩山書院然獨鼇峯至今存其禮士自張清恪而下陳清端潘敏惠陳文恭徐兩松皆賢大吏其主講自蔡文勤而下林青圃通政魯秋塍吉士洪艮堂檢討沈椒園御史朱梅崖教授張惕菴縣尹孟瓶菴郎中鄭蘇年進士皆名師故百有餘年人才最盛嘉慶二十有一年總督桐城汪稼門將去職取閩海關及鹽法道例輸土貢餘銀積六千五百餘兩以其半建聖功書院於東街文昌祠之西偏

命訓導劉煕等董其役以其半籌息備餐錢然專課
董子意稍隘且絀於贊閱五稔未及延師而罷
今上建元都轉南海吳君至則慨然謀施舉捐廉俸
鳩公財得緡錢八百萬有竒東脩廩餼之資具增建
學舍數十區並處生童之肄業者余因其地易其名
曰鳳池既落成吳君請余記之夫閩之文學肇於唐
林夢復其後大儒輩出道德功業炳煥百世迄於今
名位不衰福州尤甲他郡然曩者張清恪與蔡文勤
諸公所以教士之規猶有存焉否乎士之負笈橫經
者猶能服禮樂詩書之澤而不失焉否乎昔李文貞

公之答陳清端也言其鄉自蔡虛齋諸先生後實學衰歇至明季而大敝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無望復古矣若徒課文詩為制舉之羔鴈而已雖使科名盛於吳越恐非所以振起育成之本志也此可謂知本務矣張清恪與蔡文勤書頗憲蓬蒿嘉禾雜產自言其拟鼇峯以習舉業者歸之共學書院欲稍區別以激其向道之心文勤與巡撫覺羅滿公書亦欲以觀風所得之士未深悉其素者且進之共學中然後超而選之鼇峯微示鼓勵二公之意美矣然而未盡善也鼇峯課試卒不能廢舉業則兩書院

何庸沾沾晝畦畛乎夫尚經行辨義利講學之與舉業道豈有二哉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慎擇其始而成其終則天下無棄材矣若不求所以興教之本意而徒岐而視之則方其從事乎彼已有輕師長而卑士之思教曷由成且吾未見浮華緣飾者出乎彼之必不入乎此也今吳君汲汲為此豈非欲成德達材博之於董勸之塗而專之於進修之域哉禮記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言取人之慎也兌命曰惟斆學半言師道之尊也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習業之專也余以為有造士之責者

當嚴甄綜必拔其尤毋或如蘭臺漆經俾可貨改也當峻門牆接人以義毋或如洛中公卿之不察晉文經王子艾也又當崇體貌待士以誠毋或如馬子張之於楊政馬季長之於高彪也爲儒者當以道自處毋或如平津侯之曲學阿世漢博士之倚席不講也又當以道誨人毋或如張吾貴之好爲詭說劉獻之之影質生徒也爲士者當敦學善道毋或如謝甄之細行不拘王粲之達方改務也當取友輔仁毋或如甘陵之構朋黨鴻都之引浮競也操斯以往庶幾民皆鄉方隆禮可以復古庠序之法攷其德行察其道

藝書具賢能孝弟敬敏睦婣任卹有學乎若夫五教之目為學之序篤行之要則白鹿洞規備矣苟守而勿替未有不日起而有功者也後之蒞斯土者咸志吳君之志循而持之恢而擴之以視張清恪蔡文勤數君子何多讓焉吳君韙余言遂書之以為是記其財產出納及諸生額課之條別鐫於碑陰

鼇峯里宅記

福州之城東南倚九仙山山之峻鼇峯最秀特負山而宅者無慮千家而閩縣左三坊專受鼇峯名自宋迄明世多名流居之黄勉齋先生鼇峯精舍相傳在是坊先生與鄭成叔書云投老来歸先廬無可棲宿得法雲寺僧寮數間葺治居之李燔鼇峯勉齋祠記曰公卒學徒追慕即其講道著書之地曰嘉福寺之後築屋肖像以嚴崇奉按今大士殿即嘉福故墟其西白雲寺即古法雲近燬於火鼇峯在其東若肩額然故梁文靖三山志以鼇峯隷嘉福院而李宏齋以

勉齋祠屋繫之鼇峯由此言之勉齋精舍雖非是坊然舍鼇峯而奚屬也元貢師泰勉齋書院記謂郡士以太平公輔里故宅為學宮堂後疊石山曰小鼇峯以不忘讀書精舍之名則太平里乃規橅法雲嘉福之舊明矣今書院崇正講堂面鼇峯而瞰勉齋祠屋故址想像講道著書之跡猶眉睫閒雖謂先生舊廬在是焉可也明鄭少谷吏部徙居鼇峯北築遲清亭山居雜咏云買山水部巷又云茅亭覆石上友人陳惕閑以為今街南井弄東靈氏山亭殆其址余以水部巷之言攷之遲清亭蓋今坊尾近水部門數十武

詹氏園是也里中陳氏出義溪衣冠甲族見傳丁戊詩與徐興公文自永樂閒侍讀叔剛弟御史叔紹迄子布政使煒孫巡撫達布政使暹按察副使埠曾孫同知朝錠一門多清節十餘世科第不絕二孫著存堂在街北委巷中　國初高雲客居之今惕園及許氏宅是也大義坊之水明樓乃二孫後所徙耳郎巡撫鷺洲宅即今書院地所謂治園水心亭者書院之鑑亭也陳郡二宅隔巷巷西為資福尼庵其始周推官之鄭宅也　清嘉慶十年買附書院為學舍道光三年改建考棚前兩匯南北洞達可坐四百人後一

堂二室課試點名所也鄭少參迭子孫居是坊三百年其曾孫太僕逢蘭抗賊死謚忠愍其家東西二宅有天開圖畫樓故址在坊南巷西一廢園曩為王教授陽開宅今屬薩貢士察倫西宅之左則二徐紅雨樓址也今屬故貢士楊日光宅又左隔巷大宅面書院鑑亭南牆者陳殿元謹故第也鄭氏廢園之西由榕徑下達古仙跡坊今為觀巷有尼菴與公昆弟綠玉齋址也幔亭自為記言其家九仙山之麓寢室後有樓三楹顏曰紅雨樓之南有園半畝中有小阜搆齋於山之坪由園入齋石磴數十級列種篛竹曹能

始尚書捐貲為與公搆危樓藏書題曰宛羽取宛委羽陵之義見與公答陳宗九書及尚書詩集然則紅雨樓在坊之街南綠玉齋宛羽樓又在其南鼇觀巷無疑也近之志書院者謂與公齋樓並在學舍中蓋緣鼇峯仙跡二坊皆有尼菴遂誤以街南為街北此與其以勉齋友鄭成叔為成公肅指城門山鼇頂峯之侍郎鄭湜宅在書院東者不均巨繆耶少谷居鼇峯也傅丁戊高宗呂諸君從之踞鼇峯十子及二徐二孺與曹謝再結詩社於此先後文采相照耀而耆舊世德又皆能繩繩緝緝以無隕家聲能始尚書誌

鄭圭甫父墓言每過鼇峯坊必式之與公募金重建是坊題署歷代科名賢俊之盛他里尠有及者愓園高祖叔舉偕兄偶菴奉親避亂于山西白雲寺孫君賓許天玉甌香高雲客時從游詠歸平遠臺詩社雍正乾隆間林松址藍公漪郭約園藥邨何北海李廌山諸老再修社事亦有平遠臺派之目蓋自少谷二徐以來風雅屢興前喆流風餘韻動人嘆慕何減北郭南園也我生之後流芳銷歇比益衰墜無餘矣然自康熙四十八年儀封張清恪巡撫是邦㧞立書院十郡人材薈萃其中道德文章之傑肩踵相望則所

以収山川之靈淑者又不獨區區闔鄙而已前賢之遺澤遠矣哉自茲以往苟得英絕領褏使文獻恃以有所寄庶幾哉復見往時盛事乎

重修鼇峰書院並建考棚記

鼇峯書院剏於康熙己丑儀封張清恪公迨今百二十年續而經營者屢矣道光二年上元葉健菴侍郎来睹垣宇稍損且念課試之地渙而不萃宜葺而恢之乃屬監司令職貟林兆琛董其役建考棚於張公祠之西偏十數楹前以坐諸生可四百人試日雖居學舍者皆入焉後為縣名聽事其餘堂室樓墻悉治凡土木石甓髹漆之屬糜白金千有一百七十兩糧儲道所存書院生息餘貲也不足者兆琛稍補苴之三月而竣於是考校有所出入有閑進退有序翕然

更舊轍而除懈弛矣侍郎未及落成遽去位卒後入祀陝西名宦祠其撫闔日役士之被容接也寡然是役深有裨於規制有舉莫廢不可無述也踰五年兆琛之子磐石以族屬余記之因書大略俾後之人得考興造所自云

鳳池書院吳公畫像記

鳳池書院畫像者藩伯南海吳公前筦禺筴留以遺邦人士者也公始蒞閩二年增學舍設廩餼置經籍凡籌緡錢八百萬付鹺商權子母以充經費未幾公擢按察使尋調浙江諸生思其德將爲之設像立生祠公固拒之乃留是圖而去察公興學之功豈以是釣衆譽哉然邦人士區區之心望公如歲顧見顔色惡能一日自巳也先是嘉慶二十一年總督桐城汪尚書將去職存海關及鹽庫助貢銀六千五百餘兩令金匱孫宮保時爲都轉言於尚書請以建書院尚

書從之始剏棟宇而膏火餐錢無所出久未延師及公之來遂集厥成其勤勤懇懇所以扶樹孤寒之意深且篤如此越四年公以藩伯再至課士之日賦二詩於圖識之而是圖先已裝潢成軸和者亦裒然盈卷矣夫人情喜愛所至語言不足以盡興感然後假之詠歌詠歌不足以盡慕思然後假之圖繪昔太邱寫形於豫州清河畫像於浚儀皆所以睎仁賢而睠善政而若文翁禮殿之圖聖賢七十弟子王維之圖伏生授經尤學校生徒所為維繫弗衰千載而下猶將納於畏壘俎豆之義而況色笑之相親炙者乎今

公之於閩人飲食而教誨之閩人之於公瞻依而蹈舞之其意豈異於古也抑公旦夕擁節旄躋台鼎勲業爛然勤施四方吾知其精神之所特注未嘗一日不在榕山荔水之閒也遂記其縣俾是圖傳諸百世與公興學之功偕不朽云

榕園脩禊圖記

古者牧長之官皆有師儒之任故周禮鄉大夫州長黨正各掌其政令敎治書其德行道藝及賓賢習射正齒位咸屬民飲酒於庠序後鄭注禮記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或疑於經無文然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射必有飲是即所謂飲國中賢者矣設主賓介遵以接仁義致尊讓絜敬以遂節文王畿侯國莫不皆然此三代盛時所以化民成俗必由是道也思恩郡治東故有陽明書院以祀新建王文成公明萬秝閒守侯國治

改建儒學遷書院於郡治西久之圮廢道光六年侯官李侯蘭卿由中祕出守是郡二載百廢具舉視鄉校尤亟以陽明遺愛在人閔其良法之將墜也訪得郡治南榕園故址其地雙江滙流千巖列幛風氣萃聚於興學宜乃捐廉俸率十二土司納貲錢助之重建書院仍其舊名分十齋十六軒設課程以教諸生置樓儲經籍置田資膏火輒親臨考校與之講畫嘗以三月三日大集賓僚生徒釋菜於斯因脩禊事政以禮成蜮蜮乎有幽人躋堂會人在泮飲酒之遺風焉思恩處邕管之間於唐為羈縻州宋以來入版圖

興文講學則自明新建始然鼓篋之徒猶未盛也侯踵而修明之堂宇落成歲陰在亥上距新建至郡之時三百年支干適合侯亦自喜以為時數之曠世而若有待也侯既移治宅郡而心常不忘榕園及以憂歸里猶睠睠懷之蓋侯於是邦興文勸學經營不遺餘力實欲追前賢為百年樹人之計且推本於 國家休養生息漸摩暨訖之久且宏大而感鄉人相親相信之意於不衰也然豈知窮壤遐陬人情樸厚好善勝於中土其望菁莪而思周禮瞻菉竹而頌君子視侯之睠睠榕園殆相倍蓰者哉侯將還 朝屬題

是圖又出示所著粤西文稿及自治官書歎侯之苦心措注能本經義爲吏治超越尋常千百因樂爲之記而於韓詩及東晳所言脩禊故事皆略而弗道而歸之教學傅於鄉飲酒之義以侯之本恉非徒侈視聽之娛也圖爲古零土司覃昌裕作僻陋在夷而亦采可觀亦足徵人才不擇地而生司教者不可以或忽也

禱風伯文

余既遭人生之至艱兮傾乾蔭乎壬辰痛飯含之弗獲臨兮星奔萬里以侁侁雖九死其猶莫贖兮俔何有乎蟻身挈弱小之纍纍乎似失途之麑麛柁静海之運河兮淒宵雨以達晨怒飈砰以擊浪兮舟雖伏於水濱艣鴉軋而如泣兮舷悽鳴而若呻路漫漫其脩遠兮焉奮飛而逡巡思輇輀之旅殯兮馳執紼而何旬緬北堂之慘慟乎有倚閭之哀親煢煢在原而殷瘼兮鴟梟在室以眴瞋喪禮懸而未舉兮歧游子之來轃明將奉乎尸饔兮幽尚妥乎窆窀悲門戶之

臲卼兮久不如死之生民魂每夜而返廬兮虛壁立
而無隣絰髽紛其盈室兮氣敢黯其薦新殷哭聲之
震睨兮醒涕泗之露巾将百舍而重繭兮羌横阻此
川津朝發夕歸其已晚于胡重困之以邅迍余固知
罹罪罟之鞫凶兮宜桎械於蒼皇愴亡靈之窮阨兮
憂慈母之苦辛懸萬鈞於一髮兮續夕析於朝神赴
湯火而徃捄兮緩須臾而孰振庶風波之無恙兮助
南烏之踆踆鳴乎皇天至仁兮監下土臣風伯之神
于哀兹棘人

為張撫部禱開元寺三寶佛文

惟大寶輪覆四禪天惟大寶刹屹岐海壖棟宇自梁迨迨千年自我順治再更㮲枅雲慈露甘是開福田久而弗葺風摇電穿如何不戒躋攸從焉龍華小刼寶地飛煙誰歟守土祐茲鑑燈旱既太甚靡神不蠲烈腸所曝豈儆余悛叢過在躬焉護法蓮莊嚴三寶鼎峙歸然入火不爇慧日高懸豈其為身而廢慈船瀝肝敷腹稽首佛前誓新紺宇丹黝榱椽為民請命疚懷自悁拔茲火宅旋坤轉乾法海之源可游可沿大慈大悲庶其矜旃油油滲漉雨我大千衆生涕淚

灌波成川甌東治南沙界同湔佛心則悦焦槁乃痊

嗚乎帝釋鑒余憂煎

祈雨泉州城隍文

噫嘻乎憊哉泉民之病歲也自寒而徂暑春既隕雪殺麥夏又比月不雨菽則死矣禾則毀矣萬人悲號以仰訴上始鎮郡下逮童豎奔走方社靡神不舉蘊隆蟲蟲迺不可沮民益惴惴不知其故嗚乎豈身修之不慎力作之不勤訟爭之不靖鬬鬩之不馴以名天怒故天降之譴憯莫聽許嗟民之首與有嫚侮兢兢訟舋呂魋呂懼維桑與梓若痛在膂憂心如焚求籲無所嗚乎惟天好生惟神作輔寬彼罰懲哀此疾苦沛然四郊活億千男女嗚乎今民其曷敢不洗心

澡身以敬答天祐謹疏

朱梅崖先生畫像贊

松谷之陰樾園之曲水流花開空山自綠空山何有有鶴有梅樹踈寔合情往興來霜高影瘦雪澹香幽君於其間披鶴氅裘晚照斷橋荒江孤槳君於其間作清淨想君之文章步武先民高揖孫李俯瞰晁秦味道能腴睟面盎背古心自鞭飄然襟帶明月前身夙根不壞與梅俱清與鶴俱邁

謝退谷先生畫像贊

淵然其神窅然其目闇然其容蕭然其服自縛一冠非籐非竹日手一編無寒無燠嶔嶔骨相胡不染彩凌煙嶽嶽風神胡不校書天祿涵氣於靜而厭時趨味道之腴而啖食肉惟其有得於中故能遍種杞枏而甘餐苜蓿節概勁於矢弦治術捄乎鞭扑此黌序之干城而荒年之菽粟宜其俎豆鄉閭如庚桑之尸祝

趙遂僂尚書靜坐澄心圖贊

乾闢坤闔至神無言靜尊靜翕造化之原人生而靜曰惟天性感物而動乃判狂聖往來憧憧斯不得正物物交引實為心病何以澄之主靜立極洗心退藏乃見天則太虛同體雲散雲生如鑑之徹如水之清物來畢照奚損靈瑩勿忘勿助不將不迎我息我心心愈不息神馬尻輪一瞚八極其走不脛其飛無翼繭絲自縛蓬茅遂塞是謂糾紛濤翻波側中流遇風歸舟安即我息我心心乃逃虛風旛塔輪說法三車其視瞑瞑其寐蘧蘧四大非有五蘊皆無是謂寂滅

河絶潔枯原田失溉嘉穀安敷緬惟哲人羅李相放
靜坐而觀未發氣象遡自程門常惺惺法有本之學
深造浹洽流以源潔靜爲動基與型雖邈遺風可師
於維我公文武爲綱靈臺浩浩豈圖能詳淵氷兢惕
意城内防空潭不風明月自光既非坐忘亦匪禪悟
斂之益深推而餘裕有事順應無事退省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艮象此背復來見心淵然默契也天古今